



缪克构在文坛,是以诗人的身份闻名的。但相比他的诗歌,我更喜爱他的散文,尤其钟爱那篇《黄鱼的叫喊》。他的文字中涌动着生活,尤其是童年的海滨体验滋养着他的创作。在缪克构的记忆深处,荡漾着浙江东南的一片海。那片海,就是缪克构的文学故乡。

在那片海边的生活,令他写出了散文《黄鱼的叫喊》,如今,又催生出长篇小说《少年海》。艺术来源于生活,此言果真不谬。在缪克构的《少年海》中,那些山山水水、草木众生,都是作家魂牵梦萦的。作家在深情回眸他曾经走过的路,回望海岸边与他共生共长的人与事,把那些点滴的生活凝结起来,并加入奇妙的艺术构想。小说中的那些故事,又不是海边生活的原样写照,而是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提纯,营造了一种张弛有度的戏剧空间,给人以时空的阔远和深邃。缪克构在《少年海》里,引领着读者一同回望各自的人生足迹,进而珍惜当下,眺望那总有波澜的未来。

捧着书,一口气读完了《少年海》,读得酣畅淋漓,令人感到颇有些言语姐孺在心头,不吐不快。这些言语,似乎与文学、与书评关系不大,却与戏剧的种种相关。从戏剧的视角来看《少年海》,它是一部与戏剧艺术有着很高契合度的小说,也就是说,它非常适合改编成舞台剧或者影视作品。

戏剧特别讲究作品的张力,有张力的戏剧,往往抓住观众,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所谓戏剧张力,依我个人的看法,如同压缩弹簧,这弹簧压得越紧,一旦松开,产生的弹力也就越强烈,这便是戏剧张力。《少年海》的强烈张力表现在铺陈情节时积聚的势能。小说中,“我爷爷”看不上他弟兄们三十几个儿子,却从山里抱来了“我爸爸”洪林,引起了爷爷兄弟们的不满。这阵簧已开始蓄势,逐渐下压。洪林的堂兄弟洪财发现洪林不劳而获、箩筐里依旧旧草料满满的秘密后,洪财气急败坏,把洪林赏奖弟妹的糖果一股脑儿吃进肚子里。洪林醒来,果然与洪财起了争执,两个少年互相抬杠。当洪财意气用事,举起锄头,洪林也犟头倔脑,不收回手臂。洪财没想到,他一锄砍下,洪林会不收手;洪林没想到,洪财胆敢一锄砍下。然而,这一锄真的砍下了,洪林手臂刹时被砍断,骤然间,戏剧矛盾被急速

那些极富戏剧张力的文字

——评缪克构长篇小说《少年海》

□张裕

在戏剧界,评价一部戏剧作品是否出色,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在舞台上是否塑造了一个或者多个性格鲜明、形象凸显的人物。我想,这条标准在主流小说的评判上或许也适用。《少年海》的人物,辨识度都很高,形象也很鲜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物,即作者笔下的两个伙伴立权和“堂弟”洪玉。立权,一个面貌英俊的少年,学习成绩第一,却生来是个驼背。这样集美与丑于一身的人物,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最初的立权善良、好学、求上进,可惜,他穷困的家境异化了他的人性,在堂兄洪富的威逼利诱下,立权人性中的天平失衡,对物质的贪婪引诱着他,让他向着死亡边缘滑去。当立权从苦楝上坠入河里,苦苦挣扎,最终被河水吞没的那一刻,我感觉好像有一把刀在刺痛我。这就是悲剧的力量,美的事物就这样被无情地撕碎。

在我看来,立权和洪玉是一体两面。立权如缺月般的阴郁,洪玉如太阳般明亮,这是两个性格迥异却有某种人性共通的少年。洪玉,人如其名,是块通透透亮的美玉,他纯真无瑕,他是真诚地、无防备地想跟小说里的“我”交朋友。洪玉是作者心目中的完美少年,几无杂质。戏曲的好角儿常会在一台戏里一饰两角,譬如“四大名旦”荀慧生就特别喜好在一出戏里前面演花旦,后面演青衣。我想,如果《少年海》搬上舞台,可以让同一个演员来演绎立权和洪玉,这两个性格差异巨大,但又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的角色。作家把这两个人物塑造得性格鲜明,如果演员能演好了,应该既过瘾又出彩。

然而,很多戏剧演员为了过瘾和出彩,恨不得“拉警报”、“砸台板”、飙高音、耍掌声。一些文学作品为刻意追求戏剧效果,也有此般“洒狗血”之嫌。让我惊叹的是,缪克构对文字的收敛与把控。“我爸爸”洪林被一锄头砍断手臂、立权从苦楝树下坠河而亡,如此富有悲剧性的场面,作家却以克制、内敛的笔触来冷静描述。然而,就是这样的克制、内敛,却营造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传递出让人扼腕的悲剧的力量。我期待有朝一日,《少年海》能化身舞台剧和影视剧,让更多的人体验它的戏剧张力,感受它的艺术魅力。

(《少年海》缪克构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开卷絮语

穿越高地的灵魂之旅

——读杨海蒂散文集《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

□赵炳鑫

杨海蒂是文学编辑,也是一位作家。经她手编辑推出的有名家大腕的精品力作,比如,贾平凹、陈彦的长篇小说《极花》《主角》,比如张承志、何士光的散文等等;有重大题材的特稿,比如徐怀中、莫言、朱向前的精彩座谈,比如欧阳黔森备受关注的“精准扶贫”系列等等。当然,也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文坛新秀的优秀作品。

杨海蒂曾当过记者,同时还当过演员和节目主持人,这些工作给她带来过亮丽的光环和成功的喜悦,也成为她文学创作深厚的人生积淀。我以为,一个人在世上走一遭,能做好一件大事已非易事,能做好两件大事就很了不起了。令人敬佩的是,杨海蒂既是个好编辑,也写出了好作品。她闲暇时写作著述、锤炼修辞,洋洋洒洒中,一篇篇美文问世。她是一个柔弱的江南女子,她的心绪却时而摇曳生姿,时而宁静如水,时而大风起兮云飞扬,时而细浪飞来不染尘,只要她进入写作状态,就是思无旁骛、心载八荒了。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可以说是杨海蒂迄今为止散文创作的结晶,也是她奉献给热爱她的读者的一份礼物。

阅读她的散文集,有一种清水洗尘的感觉。“行有自由,心有孤傲,笔有真诚”,这是我读她的散文最深切的感受。

生活是复杂的,也是单纯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散文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真实、真诚是散文的生命。纵观杨海蒂的散文,不论是她趣味横谈、意味悠然的生活小品(即集子中的“横谈”),还是她述怀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美文(即集子中的“情感”),不论是她笔下的二月河、柳建伟、梁衡、韩石山、卫慧等名家,还是祖母、父亲、姐姐以及文朋诗友,都是呼之欲出的真实人格,都是她真情的流露,不假饰、不矫情,坦诚抒怀,真诚相见。真实、真诚是传统散文最根本的要件之一。当然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作为生活忠实的摹写者,我欣赏她的真实、真诚。但是,仅有真实、真诚还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是表现的艺术,因此,我们怎样表现所写人物,怎样表现自己,在散文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的“表现”包含着你的想象、愿望、追求和梦想,还包含着智慧、创造。杨海蒂写人物,不但遵循着艺术创作的真实原则,忠实于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而且通过典型细节,寥寥数语便让人物呼之欲出,让你感受到你是在和她一起看着“这个人”为自己建构起生活的意义和种种趣味的空间。“这个人”不是被描述出来的,而是作为见证者,你和他一起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在一起行走的时候,你发现了他不同于他人的人格与魅力。写作在这里,已经不单

单是反映一个人的生活,而是在生活之中探索和发现了“独特的灵魂”和人的“存在”。这也是杨海蒂人物散文的艺术魅力。

我以为最能标示杨海蒂散文创作高度的是《纵论》一辑里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从创作的角度看,每篇都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更为成熟。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杨海蒂的美学修养和思想高度。

《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是杨海蒂最有精神高度的佳作,读之令人心灵震颤。

史铁生在中国文坛,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史铁生作为文坛“崇高”的精神坐标,崇敬仰视者很多,但能与他同频共振者并不多见。要真正走进史铁生的精神世界,没有感同身受的遭遇,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透过杨海蒂的文字,让读者看到了他们的“相遇”在精神上产生的共鸣与共振。杨海蒂写道:“世界越发达,人类越渺小,物质越发达,人心就越孱弱;当今社会过于喧嚣浮躁,人的各种欲望空前膨胀,导致不少人心灵贫乏、精神荒芜、信仰失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期,在这个急需道德力量的时代,社会需要精神食粮,读者需要文学营养,需要关注灵魂、呼唤良知、震撼心灵、柔化温暖人心的作品,这是当代散文必需的精神归宿,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文学使命。”

人世间能够拯救灵魂的东西有三样:哲学、宗教、文学。相对来说,文学的普善性更广一些。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拯救灵魂呢?我以为应该是文学。所以,我们的文学需要崇高,需要精神指引,需要安妥灵魂。史铁生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他以惨痛的个人体验和独特的审美视角,叩问个体生存的终极意义,寻求灵魂的超越之路,形成了有着哲理思辨和生命诗意的生存美学。正如杨海蒂所言:“对史铁生来说,哲思不是沙龙里的讨论,它是生与死的搏斗。”通过杨海蒂的美文,让我们看到了在精神层面“不一样”的史铁生,在灵魂之上苦修成道的史铁生;让我们看到作为文学殉道者,寻求精神超越的过程中,依靠的正是文学的力量,而地坛,这个史铁生前生的精神地标,也成为杨海蒂思考人生和叩问生死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从而获取灵魂洗礼和精神升华的圣坛。

再看《山南水北归来》一文,这是一篇作者对著名作家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穿越之文,同样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

韩少功先生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应该说韩少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另类,一个开创者。他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比如他第一阶段以《爸爸爸》为代表

的寻根小说,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邃的哲学意蕴。第二阶段以《马桥词典》为代表的新乡土小说,在打破传统叙事所进行的“词典”、“地方志”、“时间空间化”,可谓开拓性尝试。第三阶段以《暗示》为代表的思想笔记体小说,“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露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而西方哲学史到了20世纪有所谓语言学转向,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杨海蒂对这位中国文坛传奇人物的书写,大开大阖,张弛有度,既有散文的大写意,又有小说的小工笔。人物神态如在目前,精神世界深广厚重,分寸拿捏得很到位。她采访韩少功,问的第一句话是:“您的脆弱是什么?”杨海蒂懂得,从脆弱处抵达强悍,往往是打开一个精神强大者的捷径。她认识到,“韩少功强悍的最内部,是一个男子汉最柔软的心底。”确实,通过杨海蒂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少年时期的韩少功所遭遇的苦难,留下的对人性最初的痛感;中年时期的韩少功所遭受的严厉整肃和是非纷争。让我们不但领受了韩少功传奇的人生历程,他的为官,他的做人,他的作文,更让我们看到了个性独特的韩少功。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语可说……”正如杨海蒂所写:“城市、农村、内陆、沿海,文坛、商海、官场……的不断循环中,韩少功经历了少年的劫难、大学的动荡、文场的纠纷、商海的操练、友人的反目、政坛的沉浮,他一次次腹背受敌,也一次次左右开弓;他一次次陷入激流漩涡,也一次次从横逆中跃上新潮头。”

“大喜大悲大哀大痛,才能铸就生命的大格局,作品才能成其大有其美。”“这是一种西天取经历尽磨难后的平静,是一种孤独求道沧桑阅尽后的超然。”杨海蒂笔下的韩少功,呼之欲出,立体再现。透过杨海蒂灵秀敏锐的文字,让我们不但看到了生活世界里的韩少功,也看到了精神世界里的韩少功,当然也看到了哲学世界里的韩少功。

杨海蒂以为,写散文主要不是为了表达看法,而是将生活的真实复述出来。比如这种复述不是简单的抄袭生活,而是从审美的角度重新认识生活。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审美追求上,她笔下的人物才不会被现实的纷杂所遮蔽,她笔下的人物才会凸显出思想的张力。

读杨海蒂的散文,应该说是一次穿越人生高地的灵魂之旅,对于我们这些身处浮躁尘世、被消费主义和资本逻辑所困扰的人们,无疑是一次“诗意的栖居”,静观花落,笑着云起。

(《我去地坛,只为能与他相遇》杨海蒂著,言实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书香茶座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柳鸣九先生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家、出版者,而且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的学者散文,文笔如行云流水,富有真情实感。

柳鸣九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写散文随笔,《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与《米拉波桥下的流水》是他最初的三部作品集,讲述了他在巴黎时忙碌而富有成效的访问,同时讲述他个人的印象、感受、鉴赏与思考;在散文的表现形式上,都力求蕴含着较多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个人真挚的感受与独特的文化识见。

他在2004年、2005年主编了一套“盗火者文丛”,共10卷,收集了梁宗岱、冯至、卞之琳、李健吾、萧乾、绿原,以及他自己等10位外国文学著名学者的散文随笔,这是他与学者散文关系的开始。

柳鸣九先生是一个亲情主义者,家族观念很重,富有责任感,做人有担当,对父亲、儿子、孙女的感情特别深。他有一些写亲情的散文,真实、朴素、真挚、深刻,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父亲 儿子 孙女》这部作品,以平实感人至笔,讲述自己三位亲人的故事,将朴素的亲情之爱,落实于文字之中。《一个厨师的人生追求》一文可以和朱自清的《背影》相提并论——他的父亲柳世和,一位农民之子,学得厨艺,成为名厨,为了使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使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单枪匹马在香港做老年打工仔,经过多年辛劳,使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得以大学毕业,还培养出一位大学者……写小孙女的文章也颇为生动。他的小孙女Emma,活泼可爱,充满灵气,喜

感知学者散文的本色魅力

——读柳鸣九新著《友人对话录》

□鲍广丽

爱阅读,成为当地图书馆读书广告中的“小才女”。爱她的爷爷,亲切地称她为“小蛮女”,写下了《小蛮女记趣》《小蛮女记趣之二》等文章……还有写他的儿子柳涤非,16岁即离开家,去美国求学,然后在大洋彼岸工作、结婚、生女,正值风华正茂之际,却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儿……这些散文,是他情不自禁、情不自已地写出来的,或出于天伦之乐的感受,或出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或对非血缘性的亲情关系的感受感悟。这部散文集的语言更显质朴与平实,但因为柳鸣九先生本人厚重的养学与独特的文化个性,自有一种脉络与肌理,流露出一种纯真的文气来。用柳鸣九先生的话说,是因为“亲情文字最重要的在于真”。

2007年,他开始着手编辑“本色文丛”,提倡“言之有正气、大气、底气、骨气”的文化散文。他为丛书第四辑写了一篇较长的《“学者散文”漫议》的总序,提倡具有养学底蕴、学识功底的人所写出的具有知性价值、文化品位与学识功底散文。值得一提的是,主编曾将文章标题改为《呼唤学者散文》。一篇低调的“漫议”之文,强化为一种“呼唤”或“召唤”,显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热情与见识。

柳鸣九先生提倡学者散文。在他看来,一篇散文,如果有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有深刻真挚的自我性情,那就有了精髓,有了核心,有了灵魂,而心智与心性正是学者的所长,这就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养学,要言之有物、厚实内敛。

柳鸣九先生的散文创作是与他的学术实践紧密结合的。他的知识结构、研究课题,均为他的散文写作带来新的因素。比如,他写萨特、写波伏娃,是一篇有实实在在的文化学术内容的作品,既有对两个世界级大作家的第一手资料,也有对色彩丰富的访谈对象的形象描绘,以及他个人的印象、感受、体验,以至他在萨特问题上的沧桑感,其内涵的丰富与价值的重要显而易见。在手法上,柳鸣九的散文写作显然受国外大作家影响比较深。法国的大散文家经常是长篇大论地写作。如雨果写《〈克伦威尔〉序》,洋洋洒洒四五万字,就是一篇气势宏伟,语言形象生动,色彩绚丽的散文宏篇;他还从西方文论、散文、随笔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萨特的《文字生涯》洋洋洒洒,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本书。柳鸣九的散文作品,在语言上有时很严肃,理论化;有时注意文笔的风趣、调侃,有幽默感;有时意思表达虽内敛含蓄,但实际提出的问题却颇为尖锐。

柳鸣九近年推出的《回顾自省录》,也是一部思想隽永、见识卓越的散文作品集。他的这部作品与《名士风流》《且说这根芦苇》以及《友人谈话录》等,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素材来叙述,讲述自己的经历、故事与文化学术作为,以及自己身体力行中的内心活动与精神状况,很有心理深度。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他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除了表现出他在学术文化认识上的胆识与勇气外,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内心的软弱、矛盾、私



心杂念与个人的小算盘,基本上达到了“不隐恶”、“不虚美”的精神境界,这对于一个著作等身、业绩厚重的名家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他为《回顾自省录》所写的序言,就是一篇把道理讲清楚了、把自传文学高境界的标准讲透彻了的佳文,显然对世人不无启迪意义。

柳鸣九的散文,实际上是借助散文这种文体,来呈现自己的经历作为、心理状况,来表述自己的面己观与面世观。在行文之中,深邃的思考、隽永的哲理、优美而活泼的语言、幽默调侃的风趣往往自内渗透而出,具有一种难以模仿的内在美。

作为编书大家,柳鸣九在学术界以喜欢写大序、长序而著称,在某些才俊之士眼里,多少带些微贬义。但实际上,他还有一些短序是写得非常精致、精彩的,不仅很简洁,讲的道理也很透彻。如“思想者自述文丛”,内容丰富,内涵深邃,意义重大,对于这样一套有分量的书,本来需要一篇皇皇大序,但他仅从《巴黎散记》中截取了写著名雕塑思想者罗丹的一页文字,短至不足300字,而且不是理论文字,只是感性的散文。这篇短序不止一次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它追求空灵的风致,带点礼赞的意味,思想力求凝练,写出了思想者的本质与精髓,其中也渗透了作者在学林中的沧桑感。对喜欢写长序的柳鸣九来说,也算是“别致了一次”。

柳鸣九先生认定,散文短序的写作要讲究“风骨”,有风骨的短序是有力量的,有思想的,保有文化本色的。比如他的《诺贝儿奖获得者传记丛书》总序、《“盗火者”文丛》总序、《在首都文化界纪念雨果诞生200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在〈柳鸣九文集〉(15卷)北京首发式及座谈会上的答辞》,既是学术场合中的应景表态,也是不落俗套的用心文字,特别注意行文精致的与精彩,并将深刻的学术见识蕴含其中。

在转型期的社会里,在五光十色的社会氛围里,在纷纭复杂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更需要明智的认知与坚持的定力,这种人格力量,正需要学者散文所承载的见识、养学、隽永、知性等精神素质。正如有人所评“更识大儒真形态,皆缘身在学林中”,通过阅读这本《友人对话录》,犹如与睿智的师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深切感知柳鸣九散文创作的广博与卓越,真实与自然,真挚与诚意,养学与见识,隽永与深刻,雄辩与灵气,感受他独特、知性的人文精神。

(《友人对话录》柳鸣九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